



女性人类学译丛

身体的塑造

——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

Debra L. Gimlin

[美] 黛布拉·L. 吉姆林 著

译

UNIVERSITY PRESS
学出版社

女性人类学译丛

Debra L. Gimlin

[美] 黛布拉·L. 吉姆林 著

黄华 李平 译

身体的塑造

——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

Body Work
Beauty and Self-Image in American Cul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200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05-0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的塑造：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 / (美)
吉姆林著；黄华，李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0.10

(女性人类学译丛)

ISBN 978-7-5495-0079-6

I. 身… II. ①吉…②黄…③李… III. ①女性—
美容—文化—研究—美国②女性—减肥—文化—研究—
美国 IV. TS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4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4.75 字数：120 千字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1 800 册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译本自序

佛瑞德·戴维斯在他的《时尚、文化和身份》一书中,感谢导师赫伯特·布卢姆鼓励他“选择被美国社会学所轻视的话题”。像戴维斯的标题一样,本书的标题——妇女的“身体塑造”,从表面上看,类似于抚养孩子、情感、家务管理、准备晚餐等事情,长期被视为太平凡、无关紧要的琐事,事实上,是过于女性化、不值得作为社会学认真研究的题目。我想起了读研究生时,很多次被学术同行问及博士论文的内容,我回答说我的论文仅仅提到了“美发、有氧健身、美容外科手术和肥胖者的自尊”,于是,便遭遇沉默或者是迅速转移话题的尴尬场面。推想起来,如果我不谈自己的兴趣,而是谈社会运动、阶级差别、种族歧视等话题,询问者可能会进一步谈及我的研究或对这一领域的最新动态并进行评论。对于为何我的课题无法得到这样的反应,我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我的同行们不能作出一个既切题又适合于学院听众的足够聪明的回答吧。

诚然,学院内外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新理论观点的出现、人口统计学的更新,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的转变,使得该学科近十年来不断地得到人们的青睐,且忙于对过去观点的梳理勘察。这种转变无疑受到马乔里·德沃特、艾莉·赫奇德、贝弗里·斯格斯等先行者写作的影响,对于他们,我们致以谢意。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幸运,能够在本书中从事这一项目。它把我与那些与我同

悲欢的妇女联系在一起,她们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也鼓励我面对现实的挑战。重述这些经历时,我只希望为她们作出一些公正的评价。

黛布拉·L. 吉姆林

2005年9月2日

2

身体的塑造

——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

致 谢

撰写这部书是一项融入了爱和感伤的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很幸运地同理解和支持我的朋友们在智力与感情上进行合作。研究的核心是那些愿意参与该项目调查的妇女，她们奉献出时间，提供她们的见解，分享她们的秘密。感谢她们的耐心和慷慨，希望我恰当地讲述了她们的故事。

同时，我极大地获益于我的论文指导教师罗伯特·祖斯曼提供的鼓励、建议和慷慨的支持，他的思想为这一项目提供了重要的引导，如果没有他，项目可能无法完成。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社会学系的一些同事也为这项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阅读和评论了大量的草稿，并在我迷失方向时，为我开启思路。我向尼卢费尔·伊斯范、米歇尔·科米尔和内奥米·罗森塔尔表示特别的感谢。我向我的研究生同学莉萨·汉德勒、安娜·林德斯、梅甘·斯科特、沙伦·威瑟斯庞、查利·齐卡里致谢，感谢她们热心的帮助、智力上和精神上的支持。

最后，我的家人在整个研究和项目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支持。感谢父亲达雷尔·吉姆林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母亲迪克西·扎谢尔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例，身体塑造能够提供的一切美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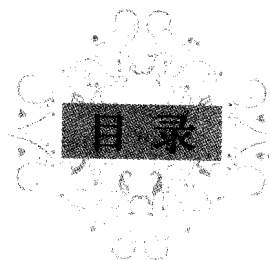
东西都能够在她身上得到体现。没有我丈夫斯文·马蒂斯的支持，这本书也许永远不会问世。除了无休止的校对和提供明智的编辑意见之外，他毫无怨言地同我就这个项目进行了数百小时的讨论，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该项目的敏感时常令我喜出望外。

黛布拉·L. 吉姆林

4

身体的塑造

——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



中译本自序

致谢

导 言

作为自我塑造的身体塑造 16

第一章

美发厅:社会阶级、权力和理想的美 / 13

第二章

有氧运动:压制身体和重新审视自我 / 42

第三章

美容外科手术:为美丽付出代价 / 61

第四章

全美接纳肥胖促进会:重新阐释肥胖 / 91



结 语

身体、压迫和抵抗 / 119

英汉人名对照表 / 126

术语对照表 / 131

译后序

身体与美丽——女性永远的话题 / 136

作为自我塑造的身体塑造

一个夏天的周六,上午9点,在纽约长岛,帕梅拉·斯旺森——帕梅拉美发中心的老板,正在为工作室的开张作准备。帕梅拉在等待她的第一位顾客——48岁的中学校长丽贝卡·格雷厄姆,她为顾客准备好了染发剂,洗干净刷子,磨利了剪刀。丽贝卡要把头发染成深褐色,以掩盖灰白色的头发,随后再剪成一个精致的、向后梳的发型,然后吹干定型。

在两个市镇外的地方,约翰·诺瑞斯医生在他的诊所里完成了当天安排的唯一一场手术。这场手术很普通,他的病人,36岁的霍莉·马克斯,刚刚做完腹部吸脂手术。手术后不久,霍莉将回到家,她需要在家恢复一段时间;约翰希望她能够对手术结果非常满意。

从约翰的诊所望过去,在街对面的大厦里(以及整个长岛,甚至全美),妇女们挤在带镜子的有氧健身房里,为了消耗卡路里和锻炼肌肉而昂首阔步、汗流浹背,她们每次都坚持锻炼至少一个小时。上课前,她们站在镶嵌在整面墙壁上的巨大的镜子前,谨慎地评估她们穿着弹力衣的身体。随后,晚上,在“全美接纳肥胖



促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的夏季盛会上,大约一百名盛装的肥胖妇女将和出席联盟舞会的男士们喝酒、跳舞、调情,和他们交流关于女性美的观念。

最近一次疯狂减肥的热潮已经持续了将近 40 年,身体塑造的流行显示,这一势头没有减弱的迹象。这股热潮遍及全美,妇女们为了塑造肌肉而举重,为了减少水分流失而将她们的身体束缚在海藻里,在田径场、高速公路和山间小道上慢跑,每周到当地的减肥中心称体重,参加其他各种各样旨在塑造身体的活动。有人把这些活动的增加称为“倒退”现象之一,认为这与妇女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对立,它被解释为(主要是男性)试图束缚妇女的身体从而限制妇女更大程度的解放。我不同意这种解释。我认为,数以百万计投身于身体塑造的妇女,盲目地服从这种控制,或者选择让她们的身體呈现生理的附属性地位的说法,并不可信。毫无疑问,妇女生活在一个性别压迫的体制下,然而,她们试图在那些常常看起来于社会、于个人具有消极作用的活动中,创造个人解放的空间。为改变女性身体而设立的机构,它们的运作过程比许多批评者所了解的更为复杂。身体是性感的,传统上被看作生理欲望的对象,而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话题。虽然在历史上身体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但最近它却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当下的学术界,关于身体的著作和文章成倍地迅速增长。^①

因为身体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生活开始的地方,所以它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更重要的是,身体是文化的媒介。各种流行

^① See Jane Rachael Kaplan, *A Woman's Conflict: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an and Food*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Hall, 1980)

文化的规则都书写在身体上。^① 不同的社会群体共享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都在身体层面上表现出来,揭示了在年龄、性趋向、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基础上文化差异的内涵。但是,文化规则不仅通过身体揭示,它们也塑造身体的外表和行为方式。最终,正是通过身体的动作和行为方式,自我被构建,并且在社会中表现出来。

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自我,既是社会构建的,又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至少是在文化理解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社会与个人相遇的一个结合点,在这里,自我被创造出来。身体对于自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显现出个体的内涵、生活习惯,甚至个人所看重的社会价值。身体是现代性别观念的核心。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性别二元论的构成——包括强壮与软弱、主动与被动、性与中性——都与身体密不可分。男性或女性所谓的“本质特征”都包含其中。

虽然身体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性别显示都很重要,但它对于有关女性气质的各种概念来说尤为关键。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取得了长足进展,或者正像内奥米·沃尔夫所认为的那样,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进展,在现代社会中的女性为了达到一定的美丽理想,面临着各种各样特殊而巨大的压力。女人比男人更注重生理上的魅力,这个事实使女人专注于自己的外表,以及对身体进行心理、生理和金钱上的投资。参加致力于改变自己身体的团体的女人,比男人要多得多;因为处理不好与身体的关系而患上厌食症、易饿症、强迫性贪食症等的女人,比男人多得多。事实上,在美国一次最近的调查中,过半数女性声称她们对肥胖的恐惧大于对死

① See Susan Bordo, "The body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 A Feminist Appropriation of Foucault," in *Gender / Body / 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 A. M. Jaggar and S. R. Bordo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亡的恐惧。一个生活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女性几乎不可能忽略她的生理外形,如果她忽略了这一点,她将被贬为没有女性气质或不谙世情。男人的确也面临男性气质的社会观念带来的压力,但是文化对他们的身体要求却宽松得多。虽然许多作者和社会评论者认为女性面对巨大的压力试图达到不可企及的美的标准,但很少有人实际研究过女性自己对她们参与身体塑造的解释。

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通过外表来评价女性,女人的外形成为她们性格的象征——事实上成为她们的自我本身。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联系,在妇女内部更为明显,因为她们比男人更把身体当作自我对于外界的首要表现。^①一些作者认为,是美容行业通过鼓励妇女使用其产品来创造个性而培养了身体与自我的联系。同时,女性的身份受到玷污,因为事实上它与女性的身体相关,并且通过女性的身体展示出来——不管女性本身是否将自我的概念与身体联系起来。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形,女性并不能够达到当代文化观念中理想化的外形目标。^②因而,从定义上来讲,妇女的身体违反了文化的规则。

的确,在过去几十年中,理想的女性身体越来越脱离北美妇女的平均生理现实。在1954年,美国小姐身高5.8英尺,体重132磅。今天,美国小姐竞选者的平均身高是5.8英尺,体重只有117磅。仅仅20年前,时尚模特的体重比美国妇女的平均体重轻8%。1990年,差距增长到23%。根据有关数据,今天理想的女模特身高在5.8英尺和6英尺之间,体重125磅,而美国妇女的平

① See Bryan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Explo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4); and Elaine Hatfield and Susan Sprecher, *Mirror, Mirror: The Importance of Looks in Everyday Lif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6).

② See Peiss, *Hope in a Jar*; Martin, *Woman in the Body*; Wolf, *Beauty Myth*.

均身高是 5.4 英尺,体重 140 磅。而且,妇女身体的标准在过去 40 年里有了相当的增长。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妇女比 50 年代妇女高大了许多。很明显,今天大多数妇女的身体远远达不到媒体和文化指定的有魅力的身体标准。妇女的某些生理不足,比如难以梳理平整的头发、堆积的脂肪、起皱的皮肤或者体重超重,逐渐被视为道德有缺点的证据。有缺点的身体成为有缺陷的个性标志。

由于大多数妇女永远无法获得一个理想的身体,她们必须试图修补有缺陷的身体所象征的有缺陷的身份,因此,我认为对身体的塑造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塑造。通过身体塑造,妇女能够同标准的身份进行协商,从而减轻她们对不符合文化要求的身体所承担的个人责任。长期以来,社会学一直在研究与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概念上相似的活动,也就是那些目的在于否定不正常并且给予行动者一个一致的外表的活动。通过“动机词汇”这个概念,C. 赖特·米尔斯成为第一个解释和从社会意义上阐释打破标准的过程的人。^① 最近,社会学家关注人们用来提高表述自我的技术。^② 仍有人研究在各种非正常群体中把违规中立化的种种尝试,这些群体包括:有可见残疾者、强奸者、儿童性骚扰者、色情舞蹈者、职业杀手、离婚者。在每一个案例中,行为者目的在于中立化某些行为的非正常意义,他们了解各种文化规则和协定中暗示的这些意义,同时努力把行为定位在正常的范围内。

① C. Wright Mills, "Situated Action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940): 904—993.

② Peter M. Hall and John P. Hewitt, "The Quasi-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Dissent," *Social Problems* 18(1970): 17—27; John P. Hewitt and Peter M. Hall, "Social Problems, Problematic Situations, and Quasi-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8(1973): 367—374; Gresham Sykes and David Matza,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A Theory of Delinqu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2(1957): 664—670.



在这类著作中的一个范例里,马文·斯科特和斯坦福·莱曼描述了一个不被社会接受的行为进行解释和开脱责任的理由和借口,即语言的“解释”^①,就是用社会允许的词汇来中立化一个行为或者它的结果,根据这些作者的看法,它们也显示了对自我身份的潜在的协商过程。虽然经常被使用,但它们并不是经常见效;无论在他们自己或者别人看来,反常行为者同自我进行重新协商并不总能够获得成功。例如,约翰·P. 休伊特和兰德尔·斯托克斯指出,一种被称为“不承担责任的声明”的结盟行为,目的在于减弱有意行为潜在的消极意义。个人用“不承担责任的声明”来显示他们知道听者会不赞同,通过将自我身份从即将开始的语言和行为中分离来实现这一点。^② 例如这种陈述,“我将要说的可能听起来比较粗鲁”,或者“不要期望我打算对你说的话反应过度”,暗示言说者期望陈述发生负面的反应,他们试图通过把他们自己同客体分开(比如,关于“粗鲁”的陈述)来减少不赞同,或蔑视自己的反应(这里称之为过度反应)。一个成功的否认,可能既保护了身份,又能使听者确信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和道德的。然而,认同再协商的能力跟随违反标准的严重程度、行为的内容、个体的社会特征而发生变化。^③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在四个场所探讨妇女通过改变她们的身体或她们对身体的理解,或二者兼具,来重新协调自己的身份。在这些场所内——美发厅、有氧健身房、外科整形室、肥胖者的社

① Marvin Scott and Stanford Lyman, “Accou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1968):46—62.

② John P. Hewitt and Randall Stodes, “Disclaim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1975):3,6.

③ Levi, “Becoming a Hit Man,”47—63; Michael L. Benson, “Denying the Guilty Mind: Accounting for Involvement in a White-Collar Crime,” *Criminology* 23(1985):589—599.

会政治组织,我考察了妇女怎样对她们的身體和理想女性美之间的差距进行妥协。我考察的这些背景不仅作为身體的工作室,同时作为对身體和自我的构建。

虽然我的观点植根于我对妇女生活的调查和取证,得出的这些观点却受到了文化研究、符号学交互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著作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文化研究的影响,从中我汲取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身體不仅被个人经历而且被所蕴涵的文化意义所塑造。然而,我不赞同这种观念(存在于许多社会和文学批评中),即认为这些意义是自足的。相反,我主张意义深嵌于机构内部,并且像身份一样,是在个体和群体的层面上进行协商。而且,身體的意义部分地被致力于改变它的机构所创造,它们(身體)不可避免地被占据这些机构的妇女所塑造。

这些文献提供给我们一个灵活而复杂的身體形象,然而,它们对于我们从经验角度揭示妇女怎样运用身體来协商身份的幫助却很小。它们也没有提供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以开始这种研究。最重要的是,它们在妇女对于她们身體和身份的协调中,低估了个体和集体因素所起的作用。在这本书中,围绕身體和自我的战争似乎以厌恶女人力量的获胜而结束。个体显示出,几乎没有权力与文化或机构力量对抗。例如,米歇尔·福柯所暗示的“权力关系能够物质性地深入身體,甚至不依靠主体的自我表现作为中介”^①。这种讨论将妇女置于文化“接受者”的位置,不能质疑文化的规则或者对文化的态度。我赞同权力物质性地运作,但我不愿意低估女性进行协调的潜力。将妇女看作不过是文化的受愚弄者,是学术(和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忽略身體意义论辩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by Michel Foucault, 1972—1977, trans. and ed. C. Gordon et 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86.

的舞台,是错失当代身体塑造中最重要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我认为妇女——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能够(在一定限度内)改变文化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妇女有意无意地在与当代美容意识的关系中,为自己定位和重新定位。

与讨论该话题的多数其他人不同,我走进身体的途径更多的带有社会学色彩。一个仅仅被文化意义所塑造的身体形象,对身份创造和维持中的社会构建角色不够重视。身体的意义既不在文化里自由飘浮,又不是单独由个体所创造的,而是蕴藏在文化和个体力量交汇的那些机构里。因而,团队力量、商业兴趣、职业考虑和集体行动,像文化和个体协调一样,构建自我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要想清楚地理解妇女通过身体塑造来协调身份的各种努力,需要对社会构建和个体对文化的协调作出评价。因此,我考察了个体怎样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对身体和自我的关系进行协调,而社会结构和文化同时又为创造身份和限制身份提供了来源。我关注个体的经验,认为那些经验既被文化所强加的美容意识又被团体、组织和机构的集体作用所塑造。

身体塑造者

这个项目的数据来自女性身体塑造的四个观察点:帕梅拉的美发厅、两个有氧健身房、美容外科手术室、全美接纳肥胖促进会(NAAFA)的聚会。这些地方的妇女正在试图改变她们的外表或者外表的意义,尽管她们为此选用了不同的方式。

我选择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当代妇女进行身体塑造的范围。由于对如何塑造身体以适应性别身份的问题很感兴趣,